

真拿你們沒辦法

我是卡薩莉，我與卡薩德與卡弭出生於黑心灣的妓女街。

我們其實並沒有血緣關係，我們三個都出生於不同的母親，或許是女人在剛生出孩子時，那份滿溢的母愛，又或是這裡的小孩都是如此的成長，並變成一位優秀的海盜或是盜賊，我與他們不是一出生就被丟棄的，而是大概四至五歲時，被帶到了黑心灣的港口邊，丟在了一個勉強可以遮風的大木箱裡。

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，為了活下去，面對黑心灣惡劣的天氣與環境，三個人抱在一起互相取暖，分享之間偷到的食物、酒與毛毯，卡薩德會溫柔的抱緊我們，並輕輕拍著我們的頭，就這樣每天一起看海上的日落，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幸福的時光。

我們三個因為生活與扶持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誼，由於卡薩德的年紀最大，所以我們都叫他哥哥，而我位居第二，卡弭第三，就這樣，我們雖然不能每日都吃飽穿暖，但我們過得非常自由快樂。

直到有一天……我記得我當時是我十二歲的生日，卡薩德在帶食物回來給我們的時候，被黑心灣以暴虐出名的海賊團發現了，我還記得那時的卡弭用他比我嬌小的身軀擋在我面前的樣子，也記得那時第一次看到卡薩德的眼淚，以及他口中那份無能為力的嘶吼。

我明白的，出生在那種地方的我，怎麼會不明白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或許當時的我潛意識裡知道我總會回去那個地方，做與我母親一樣的事情，而這只是時間到了而已。

我並沒有哭，也沒有掙扎，只是靜靜的說出以自己來償還卡薩德偷竊的東西，來制止他們對我的兄弟越加粗暴的施虐。

在他們叱笑著才不要髒兮兮的男孩時，我只是面無表情的將我勉強遮著下體的破布掀了起來，想想那時候也真是大膽呢，但如果不這麼做，我的兄弟現在還會存在嗎？想到這裡我不禁慶幸，當時的我能這麼做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只是後悔著，如果當時走之前，可以給卡薩德與卡弭一抹微笑就好了。

當然我從那時起就與他們分開了，我被帶上了船，洗淨了髒污，梳直了骯髒打結的頭髮，穿上了漂亮的衣服，被帶到了船長的面前。

那個船長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，他喜歡女人在床上的哭叫。

對於不管怎樣不哭也不叫只是冷著一張臉的我很快就膩了，而我就被丟到一般船員可以使用的地方，那裡的其他女孩子跟我說，這裡的海盜能力都很強而且粗暴，不抵抗就比較不會受傷，這句話讓我有了一些念頭。

在每個男人來時，我總是帶著要與他們打起來的氣勢奮力抵抗。

當然一開始最後的結果都是被壓制到床上粗暴的對待，身上總是有大大小小的傷痕，但以此痛楚為戒，我開始每日的修練，從基本的體能到與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打鬥經驗，久而久之，由於那些男人整天都只是在喝酒掠奪跟玩女人，他們開始打不過我，到最後，船上已經沒有人可以爬上我的床了，而剛好這時我的初潮也來了。

最少現在自己不會懷上這裡任何一個人的後代，我因此鬆了一口氣，在船的旅行停靠期間，我也遇到了很多事情與歷練，並學會了更多的自保的技能與專長，這樣平靜又持續修練的日子持續著。

我在空閒下來的時候，常常也會想著他們，想著不知道他們過得好不好，是否還是過著之前那樣偷東西吃的生活，其他女孩子常常說，我只有在談起他們的時候才像是個人，有表情，會笑。

.....那是當然的，他們是我心中的救贖，如果沒有秉持著總有一天可以再見面的想法，或許在我上船的那一刻，便已經死了。

這種日子直到我十六歲的某一天，有個男人來到了我的房間，當時的我毫不猶豫的拿起小刀從他的身上畫了過去，沒想到現在還有人敢進入我的房間，看他的樣子是個新來的，之前沒有在船上看過。

「這麼久不見，就這樣對我嗎？卡薩莉。」

我的名字？

我記得我從來沒有告訴過這個船上任何人我的真名。這個語氣，還有講話的獨特慵懶的口音，我有點不可置信的對上了眼前的人的眼睛，那隻綠眼，與黑色的頭髮.....。

在一個恍神間，我落入了那個男人的懷裡。

熟悉的懷抱與溫暖，與撫上自己後腦輕拍的舉動，阿..... 像是有什麼梗在了胸間，然後瞬間破了，溫暖甚至到炙熱的東西淌流在了心口。

「妳在哭嗎？」

我在哭？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臉，才發現濕熱的淚早已佈滿自己的臉龐，我以為我這輩子都不會有哭這種情緒的，我以為我對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很冷靜地去面對，但我好像錯了，錯得離譜，我只是沒有一個值得我在他面前哭的人而已。

「抱歉，我來晚了。」

聽著他語帶歉疚的聲音與目光，我最終忍不住像是小孩般在他的懷中大哭了起來，像是把這幾年的委屈與思念全數訴說，把不安與恐懼全數施放，原來我不是一個堅強的人啊，我只是有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在支撐著我而已。

之後在卡薩德的說明下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卡薩德為了我加入了海盜團，並利用自己的商業頭腦與金錢地位，在裡面爬到了很高的位置，最後在取代原本的船長時失去了右眼，而卡弭因為當時沒有保護到我的打擊，病的很嚴重，他長期的精神扭曲，變得不愛說話，皮膚因為將自己關起來而蒼白，還因為想安慰卡薩德和自己變得很愛縫製女裝並自己穿上，來裝作其實我還在他們身邊的假象。

我聽到這些後內心只想罵他們傻，其實不需要為了自己做到這種程度也沒有關係，但更多的是那種無法代替的情感，那種發自內心比親手足還要深刻的東西，深深牽引環繞著我。

我回去見了卡弭，在緊抱他後，看著他笑容與說不出話的表情的同時，我決定與卡薩德一起去做生意，用我在世界各地所學到的東西，交換任何可以治療卡弭的珍貴材料。

到了現在，看著在身邊忙著賺錢供給我們生活的卡薩德以及日漸健康的卡弭，我只能說.....

真拿你們沒辦法呢，我的兄弟們。

「想學這個？拿材料來換吧。」